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2.001

· 修辞学大视野 ·

本期话题: 修辞学科学术观察与思考 (五)

特约主持人: 谭学纯教授

主持人语: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想能量部分地来自学术观察与思考, 本期一组文章延续此前这一中心话题的意旨 《语用学研究: 学术创新与文本呈现》论及学术创新及其以何种形式呈现于学术文本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修辞学研究方法论之变革》在宏观的学科背景中观察与评析方法论与修辞观互相映射、互为因果的学术风景 《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科概念术语研究综论》论述相关学术概念的来源类型、语层形式、存在场域、学术视角、使用态度等 《基于篇际关系的承文性研究》以热奈特“跨文本性”中的“承文性”为考察对象探索篇际关系, 解析文本演变的承文性特征及其动因机制, 揭示语篇生成和理解规律。

语用学研究: 学术创新与文本呈现

陈新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正确理解学术创新的内涵是科研上层次、攀高峰的必要前提。基于语用学研究的示范性讨论表明, 学术创新体现为一个或多个维度(涉及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等)的突破; 要做到学术创新, 研究者需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语境化”, 契合学科语境, 融入话题语境, 明确可以突破的方面与维度, 彰显“文献意识”“问题意识”和“评判意识”, 加强“论证意识”; 在论文写作时, 研究者需要在文本中合适之处合理凸显本研究的创新成果, 为读者尤其是审稿人准确把握本成果的学术价值提供便利。

关键词: 语用学研究; 学术创新; 语境化; 文本呈现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7)02-0090-07

一、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学术研究者更需要积极创新。本质上讲,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或内在属性, 也就是说, 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科研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 学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申请高级别课题、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关键。

然而, 笔者广泛观察到, 对于“创新”二字, 许多教师有点发怵、发愣、发慌, 觉得学术创新是高大上的事,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怀疑自己没有创新的能力, 因而裹足不前, 畏惧研究。笔者认为, 摒弃对于学术创新的畏难情绪和怀疑态度, 正确理解学术创新的内涵, 熟练掌握学术创新的方

收稿日期: 2016-12-20

作者简介: 陈新仁, 男,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理论与应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外语教育与外语教学。

法,是广大教师树立学术信心、科研上层次、攀高峰的必由之路。

本文以语用学研究为例,扼要阐述笔者关于学术创新的一孔之见,并就如何通过文本呈现研究者的学术创新,分享个人的切身体会。

二、学术创新的内涵

关于“创新”的定义或内涵,各个学科的大家们,如外语学科的胡壮麟、刘辰诞、申丹、杨自俭、徐盛桓^{①②③④⑤⑥},等等,都有论述,囿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引述。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是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体现为纠正旧知、增加新知。

学术创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一个好的研究而言,其学术创新必然涉及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模式、研究结论等,体现在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也许还有其他方面)。对此,笔者拟结合语用学研究加以阐述。

(一) 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新(语言、语用或修辞)现象?

以英语冠词用法的语用学研究为例,我们都知道不定冠词往往用在名词(短语)之前指代不确定的人或物。如果一个研究发现在特定的语境下由不定冠词限制的名词(短语)其实指代某个确定的人或物,那么就说明该研究发现了新的语用现象。作者接着需要做的就是充分描写这种语用现象发生的语用条件,分析不定冠词限制的名词(短语)指代确定人或物的语用动因,讨论该用法与常规用法的差异及效果所在,等等。

(二) 是否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问题?

以新被字句(如“被自杀”)的语用学研究为例,现有研究往往关注下列问题:这种新被字句的句法有何特征?具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表达什么样的意义?构式特点是什么?等等。如果一个研究提出前人没有提出但同样具有价值的问题(如:新被字句的语用意义是什么?是否具有人际功能?这种人际功能是如何实现的?等等),并能就这些问题开展科学的分析,那么该研究就有所创新了。

(三) 是否提出了(合理的)新定义或完善了现有定义?

以语言礼貌研究为例,现有文献中关于礼貌的概念存在多种定义。如果一个研究在现有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科学、严谨的定义,或者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如受话人视角,而非文献中广泛采用的说话人或语言本身视角)提出了一个不同识别方式、操作性更强的新定义,那么该研究就有足够的新颖性。

(四) 是否提出了(科学的)新分类而完善了现有分类?

以面子为例,Brown & Levinson^{⑦⑧}将面子区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后来,Spencer-Oatey^{⑨⑩}在分析该分类的问题之后,将面子区分为素质面子和社会身份面子,并加以阐述。这就是分类方面的创新。

① 胡壮麟 《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记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中国外语》2007年第3期。

② 刘辰诞 《学术创新:理论、目标与方法——语言学研究创新的一点体会》,《外语学刊》2007年第1期。

③ 申丹 《试论外语科研创新的四种途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0期。

④ 杨自俭 《浅论学术创新》,《中国外语》2006年第3期。

⑤ 徐盛桓 《语言学研究中的“问题”》,《外语教学》1990年第2期。

⑥ 徐盛桓 《语言学创新》,《外语学刊》2007年第1期。

⑦ Brown P. & Levinson S.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A]. In E. Goody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6-310.

⑧ Brown P. &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⑨ Spencer-Oatey H. 2000. Rapport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 In H. Spencer-Oatey (ed.). *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C]. Continuum London. 11-46.

⑩ Spencer-Oatey H. (ed.). 2008.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C]. London: Continuum.

(五) 是否引入了(体现不同理念的)新范式?

依然以语言礼貌研究为例,第一波礼貌研究带有本质主义色彩,往往与特定的语言形式发生固定的联系,在交际中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研究往往采用分析者的视角,而第二波礼貌研究则带有建构主义色彩,将礼貌看作是交际过程中的产物,是交际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研究往往采用交际者参与的视角而非分析者的视角。第二波礼貌研究就是引入了全新的范式。

(六) 是否引入了新视角?

这种新视角可以是学科性的,也可以是理论性的。以前面讲到的新被字句研究为例,鉴于现有研究都是句法范畴的或语义范畴的,倘若采用语用学视角开展研究就属于引入了新的(分支)学科视角;鉴于之前关于该句式的句法研究是基于结构主义语法或生成语言学开展的,倘若采用构式语法理论开展研究就属于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

(七) 是否创建了新(分析)框架或完善了现有框架?

为研究话语中说话人或特定机构的立场, Martin^①、Martin & White^②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根据该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 attitude, engagement, graduation 三个大的维度来分析(每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从不同方面做细化分析)。如果一个研究能够对该分析框架进行完善,或者基于不同的(分支)学科(如语用学)重新构建一个用来分析立场的框架,就有可能产生重大创新成果。

(八) 是否运用了(具有本质差异的)新语料?

以言语行为研究为例,传统研究往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或机构语境之中特定言语行为(如拒绝)的实施问题,如果一个研究关注网络交际中的相关行为(如拒绝),就有可能有新的发现。同样,如果说既有关于拒绝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普通人,倘若关注名人或公众人物特定情境(如采访)下的拒绝行为,也可能会有重要收获。

(九) 是否提出了新的(研究设计)方案或完善了现有研究设计方案?

对于实证类研究特别是实验而言,研究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研究的质量与成败。具有学术创新的研究往往会提出全新的研究设计或至少完善现有的研究设计,包括受试的选取方式、研究变量的选取、干扰变量的控制、问卷表达方式的设计、访谈问题的设计、语料的采集方式与过程、数据分析的方式与过程、统计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等。

(十) 是否获得了(有价值的)新发现或得出了(有充分证据的)新结论?

比如,通过严密、细致的实验研究,发现了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情况与学习者对本族语文化的了解程度成正比,而这一发现或由此得出的结论(如二语学习需要加强本族语文化方面的学习)相对于基于现有研究的认识而言具有新颖性。

(十一) 是否提出了(符合逻辑和百科知识的)新假设或新观点?

以前面提及的新被字句为例,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新假定:该句式是在常规的被字句基础上派生而来的,是一种变异形式,藉此表达某种带有反常、扭曲含义的语义。

(十二) 是否提出了新理论或是完善了旧理论?

以前面提及的 Spencer-Oatey 的论述为例。她在评判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基础上,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关系管理模式(rapport management model),将面子管理加以拓展,纳入权利管理和互动目标管理,成为一个能够涵盖东西方面子文化、涉及更全面的人际关系的礼貌理论。

① Martin, J. R. 2000. Beyond exchange: APPRAISAL Systems in English [J]. In S. Hunston & G.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C]. Oxford: OUP. 142-175.

② Martin, J. & White, P.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十三) 是否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再以语言礼貌研究为例,经典理论都是围绕礼貌本身来建构理论并探讨礼貌实践。后来,以 Culpeper^{①②}、Bousfield^{③④} 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目光移向言语交际中的不礼貌现象,进而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因而,可以说,他们关于不礼貌现象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十四) 是否创建了新的分支学科?

近年来,以 Barron 和 Schneider^{⑤⑥⑦⑧⑨⑩} 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创建了变异语用学一分支学科。该分支学科是基于语用学和现代方言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关注宏观社会因素(如地域、社会经济、种族、性别)等变化而引发的语用变异问题,有自身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等。

学术创新的价值有大有小。相比较而言,在上述各类学术创新方式中,开创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提出全新的理论、引入全新的研究范式等所产生的学术影响或贡献会更大些,但其他类型的学术创新同样不可小视。

笔者认为,虽然学术创新听上去不容易,但其实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创新,关键首先是要有创新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创新首先是意识问题,然后才是能力问题。许多研究论文之所以显得水准不高,根源在于作者只想到去呈现自己的研究、观点与发现,根本没有想到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三、学术创新的方法

学术创新不是简单的自我观点或思想的表述,而是一种规范化行为,建立在在对现有文献开展学术批评的基础上。所有的创新都必须是基于现有研究,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出新东西。同时,也只有参照现有研究情况才可以评价是否有所创新。对此,笔者提出,研究者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语境化,确定自己的学术语境,包括:

(一) 契合学科语境

研究者需要了解本学科、本方向的研究前沿与趋势,合理定位自身的研究。尽可能采用新理论,符合新范式,使用新方法,探讨热点话题。尽量不要去“炒冷饭”,但也不要单纯地“跟风”,而是立足前沿,找准方向,找到突破点,确定创新点。

(二) 融入话题语境

研究者需要充分检索、阅读、梳理关于当前话题的现有研究文献。需要了解谁(曾经)在自己

① Culpeper J. 1996.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3): 349-367.

② Culpeper J. 2011. *Impoliteness: 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Bousfield J. 2007. Beginnings, middles and ends: A biopsy of the dynamics of impolite exchang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12): 2185-2216.

④ Bousfield J. 2008.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⑤ Barron, A. 2005.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System* 33(3): 519-536.

⑥ Barron, A. 2008a. The structure of requests in Irish English and English English [A]. In K. P. Schneider & A. Barron (eds.). *Variational Pragmatics: A Focus on Regional Varieties in Pluricentric Languag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5-67.

⑦ Barron, A. 2008b. Contrasting requests in inner circle Englishes: A study in variational pragmatics [A]. *Int J Obs* 23(9): 918-925.

⑧ Barron, A. & Schneider, K. P. (2009). Variational pragmatics: Study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factors on language use in interaction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Special Issue: Variational Pragmatics.] 6(4): 425-442.

⑨ Schneider, K. P. & Barron, A. (eds.). 2008. *Variational Pragmatics: A Focus on Regional Varieties in Pluricentric Languages*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⑩ Schneider, K. P. 2012. Appropriate behaviour across varieties of Englis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1022-1037.

的学术语境里?国内外同行都有谁?他们的相关文献有哪些?他们的学术立场/语言观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到当前话题的讨论中,才能找到现有文献留给后人的研究空间。

研究者需要培养、强化自己关于研究的语境化意识,即关于特定研究的学术语境(学科语境、话题语境)的感知、思考、评判,具体体现为文献意识、评判意识和问题意识。

1. 文献意识,或曰文献功夫,指的是研究者对与当前研究选题相关的前人研究的敏感性、对相关文献(包括期刊文章、专著、文集论文等)的梳理能力等。广义上的文献指的是与选题研究有关的研究,而狭义上的文献指的是关于选题的现有研究,是当前研究的合理来源,是评价当前研究贡献、价值的依据。好的研究一定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做独行客,不轻易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要注重与前人开展对话,参与“众声喧哗”,同时留问题给后人。文献意识体现为对好文献的掌握。好文献往往具有下列特征:前沿性、权威性、齐备性、相关性、研究性等。文献意识不只是体现为对文献的查询和搜集,还体现为对文献的梳理、提炼,涉及相关定义、分类、假设、理论模型或框架、方法、研究发现、结论、争议、遗留问题等。

2. 评判意识,指的是完成文献梳理后开始综述时对人研究进行评价的意识。很多研究者在呈现前人研究时往往述而不评,完全是列清单式的文献堆砌,然后就直接转入自己的研究,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前人研究与自己的研究成为“两张皮”,彼此毫无瓜葛,文献综述也就失去了价值;或者,一些研究者陈述完前人研究后笼统地赞扬几句,一团和气,既然前人的研究已经非常令人满意,又何必继续做下去?或者,一些人述后乱评,乱骂一气,仿佛前人的研究百孔千疮,“不系统”“不全面”“不深刻”“不科学”“不严谨”是他们常用的评价词汇。要么会犯“夜郎自大”或“井底之蛙”的错误,动不动就说自己的研究“填补了……的空白”、或说关于该问题“迄今无人做过”。好的研究者一定会做客观而细致的剖析、具体而中肯的评价,一定会面向当前研究开展合理的、相关的评价,找出当前研究旨在解决的问题、弥补的不足,忽略与当下研究不相关的缺陷或弊端。

3. 问题意识,或曰寻问能力,指的是研究者主动思考、认真探究进而针对某个方面提出问题的思想准备,对现有研究提出质疑或挑战的意识,将相关质疑或挑战进行问题化(problematize)的能力。好的研究者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具有正确把握前人研究论题、观点、方法的能力,合理评价前人研究论题、观点、方法的能力,敏锐捕捉前人研究观点、方法欠妥、失当的能力,准确提出自己主攻方向、预期突破的能力,等等。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剖析前人研究存在或遗留的问题:一是寻找前人研究留下的空白(gaps),即尚未涉及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人从没有研究过的东西不一定都有价值),包括研究对象的某个或某些维度、研究方法选项、研究设计选项、学科视角选项、理论框架选项等;二是寻找前人研究存在的缺陷(holes),可以通过仔细查看相关研究的定义、分类、设计、方法、语料、结论等,从逻辑性、关联性、代表性、典型性、全面性等方面加以审察,从而在自己的研究加以完善、超越;三是寻找前人研究针对同一问题或现象存在的争议(issues)或论争(wars),然后参与到相关的学术辩论中,与前人一起探索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总之,在学术研究中,就事论事不会带来创新,而是一定要真正面向问题。徐盛桓(1990)曾以语言学研究为例,指出语言研究要“解决认识语言、运用语言中存在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语言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运用同人们对此认识之间存在着的差距”。研究者需要通过文献阅读与反思,去发现这些差距后才有可能创新。

除了上述三大意识外,研究者还需要培养自己的论证意识。学术创新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能自圆其说。很多研究者习惯先呈现自己的观点,然后挑几个符合自己观点的正面例子加以展开,然而,这样的论述方式是不会带来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去描写、解读、阐释正面的例子,更需要去面对各种反例,只有通过严密的演绎论证,才能得出严谨的结论。一些面向给定语料开展的

定性研究, 虽然并非采用演绎法, 但其结果之所以有可信度、说服力, 就在于其对有限的、真实的、随机的语料做出了穷尽性的分析。

四、学术创新的文本呈现

在学术论文写作中, 要把自己的创新之处明晰写出来, 而不是让审稿人或主编费时费力地苦寻你的创新!

结合上面讲的语境化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摘要语境化、开篇语境化、讨论语境化、结论语境化来呈现、凸显我们的学术创新。

我们不妨看一看下列摘要:

本文从人际语用学的视角, 探究人际关系研究的新发展。首先, 讨论关系的语用特征, 梳理它与面子、礼貌、情绪等研究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 从研究范式、选择对象等方面探讨人际语用学中的关系研究, 旨在呈现从传统语言语用学到人际语用学研究中关系维度的变化与凸显, 拓宽人际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与视野, 推动相关议题的新探。^①

在上述摘要中, 作者暗示自己引入了新视角(即“人际语用学的视角”), 明确交代其研究带来了新内容(即“人际关系研究的新发展”), 凸显了该新视角与传统视角的差别(即“从传统语言语用学到人际语用学研究中关系维度的变化与凸显”), 直言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即“拓宽人际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与视野, 推动相关议题的新探”)。

呈现论文学术创新的第二个重要场所是论文的引言部分。常见的好做法是文献开路, 建立本研究与前人研究之间的联系; 在呈现现有文献时需要适当分类概括, 找出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现有研究中的问题切入, 指出本研究将要探讨、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在引言部分需要明确告诉读者尤其是审稿人是否提出了新问题, 或者提出了新分类, 或者引入了新视角, 或者创建了新框架, 或者运用了新理论, 或者提出了新假设, 或者运用了新语料, 或者会得出新结论……我们不妨看下列中引言的写法:

语用能力指具体交际情境下合适、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 发展语用能力研究已经成为二语教学的一个公认的新目标, Thomas(1983), Bardovi-Harlig & Hartford(1996), Scollon & Scollon(2000)等都强调跨文化交际中目标语语用能力的重要性。有关语用能力的相关研究是语用学领域中的核心话题之一。文献检索表明, 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致力于语用能力概念的理论界定(如 Rintell, 1979; Fraser, 1983; Thomas, 1983; Leech, 1983; 何自然, 1997)、语用能力构念的模块搭建(如 Bialystok, 1993; Ji-Young Jung, 2002; 陈新仁, 2009)、(二语)语用能力的教学与发展(Olshtain & Cohen, 1991; Kasper, 1997; Tateyama et al., 1997; Rose & Ng, 2001; Rose & Kasper, 2001; Kasper & Rose, 2002; Taguchi, 2011; 何自然, 1997; 杨满珍, 2009; 刘建达、黄玮莹, 2012; 陈新仁等, 2013)及其测试(如 Hudson et al., 1992; 1995; Yamashita, 1996; Walters, 2007; Brown, 2001; Golato, 2003; Soler & Martinez-Flor, 2008; 刘建达, 2006, 2007, 2008; 段玲俐, 2012)等等。

语用能力理论往往都是在语用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实质上看, 现有相关研究工作是以语用学理论中一些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交际观点为指导的, 对相关理论探索中越来越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新观点、新方法缺乏足够的关注, 因而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随着语用学领域中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逐渐呈现, 基于相应范式建构全新理念的语用能力理论对现有观念和模式加以必要的补充、革新、完善势在必行。为此, 本研究引入社会建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 对语用能力

① 冉永平、刘平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 《外语教学》2015年第4期。

内涵、特征等做出新的阐释,彰显新旧理论范式赋予语用能力的不同解读。^①

在上面的例子中,作者首先分门别类地梳理了关于语用能力的现有研究文献,接着分析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而明确指出语用能力研究存在的不足(即“对相关理论探索中越来越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新观点、新方法缺乏足够的关注”),继而说明本研究“引入社会建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将会对语用能力的内涵、特征等做出“新的阐释”,并将彰显新旧理论范式的差异。

此外,我们可以、也需要在论文的结语或结论部分重申当下研究的学术创新。试看下列中结语的写法:

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学科关系问题,学界存在多种立场。撇开两种极端的看法,即语义主义(semanticism)和语用主义(pragmaticism)(Leech 1983)不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两大学科都有存在的必要,即二者是互补的。既然如此,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给二者分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如何开展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界面研究。这一问题目前是语言学前沿话题,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参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也成了不同理论的试金石。

围绕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学科分界问题尤其是所言的范围问题、语用充实内容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意义表征层次的数量问题等,西方学者提出了多种观点,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本研究在评介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即维持所言与所含两个层次的划分,区分不同性质的语用充实,拓展了所言中空位的内涵和外延,完善了充填类语用充实分析,将所有带有省略属性的不完整、不确定、不明晰的话语视为源于基于认知框架的省略的结果。新方案将原本称为“语用充实”的内容纳入语义学的范围,拓宽了语义学的传统边界,同时也为显得过于庞杂、臃肿的语用学进行了必要的“瘦身”。^②

在该结语中,作者首先回顾了该文的写作背景及现有文献的基本观点,最后重申了自己的创新之处(即“本研究在评介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并进一步凸显了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即通过“将原本称为‘语用充实’的内容纳入语义学的范围”这一新方案,“拓宽了语义学的传统边界,同时也为显得过于庞杂、臃肿的语用学进行了必要的‘瘦身’”。

除了摘要、引言和结语外,我们还可以在论文正文部分呈现学术创新之处。考虑到篇幅和行文方便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键一点是,对于学术创新的呈现最好能做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五、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不揣冒昧,结合语用学研究,就学术创新这一基本问题谈了一孔之见。笔者认为,学术创新既然是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那么,每个研究者都应努力追求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学术创新并非如登天之难,毕竟创新可大可小,因而是每个研究者都能企及的目标。

要做到学术创新,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强化我们的创新意识,另一方面要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对于后者,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研究置于现有研究的学术语境中,通过语境化,确定自身研究所处的空间以及可能带来的新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具备文献意识、问题意识和评判意识,才能做到真正的语境化。此外,论证意识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保障,缺乏严格论证的观点与主张都不能代表真正的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要落实到学术论文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摘要、引言、正文、结语等各个文本环节客观而公允地呈现我们的创新之处,只有做到读者友好,才能达到作者友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陈芳)

① 陈新仁《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语用能力观》,《外语研究》2014年第6期。

② 陈新仁《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界:一种新方案》,《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

Abstracts

The authorized legislation of local state power organs: Problems and motivations

ZHOU Yu-jun

Abstract: The local state power organs authorized legislative activities in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is a new exploration of local legislation practice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reality. The local legislative power belongs to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legislative power and sovereign state power is homologous. Local legislative power by the local state power organs, can rely on their own will to exercise, therefore,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authorize legislation. Although the authorized legislation of loca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s has advantages, but still need to be wary of the adverse effects.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a unified legal system to establish and supervise the legal system.

Causation in Model East – Asian Tort Law

—Its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ese Civil Code

LIN Xu-xia, YANG Yin-hong

Abstract: The forth chapter "Causation" of Model East-Asian Tort Law stipulates the types, judging methods, burden of proof and presumption of causation. These provisions use the best from the legislation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East-Asian countries, which are of justifiability and epochal character. The tort liability chapter of Chinese civil code may take these provisions for reference and then stipulate the judging methods and apportion of burden of proof of causation.

Doing Pragmatics: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Text Presentation

CHEN Xin-ren

Abstract: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innovation is crucial to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exemplary discussion of pragmatic research on a variety of topic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academic innovation manifests itself in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one or more dimensions of a particular study (e.g.,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paradigm,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o achieve academic innovation, researchers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eir investigation in the sense that it must accord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discipline concerned and that of the topic under study. They need to be arm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the literature, problematization,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that of argumentation. In the course of writing, they are supposed to duly highlight their innovative points in appropriate parts of the text so as to enable the readers, reviewers in particular to better notice them.